



阶级斗争故事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圖書分類

1. 文學
2. 歷史
3. 地理
4. 自然科學
5. 社會科學
6. 藝術
7. 宗教
8. 哲學
9. 醫學
10. 法律
11. 政治
12. 經濟
13. 教育
14. 體育
15. 軍事
16. 農業
17. 工業
18. 交通
19. 建築
20. 其他

1. 文學
2. 歷史
3. 地理
4. 自然科學
5. 社會科學
6. 藝術
7. 宗教
8. 哲學
9. 醫學
10. 法律
11. 政治
12. 經濟
13. 教育
14. 體育
15. 軍事
16. 農業
17. 工業
18. 交通
19. 建築
20. 其他



1964年

《故事会》分类合编本

阶级斗争故事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故事会〉分类合编本》的第一分册,都是阶级斗争、回忆对比或反映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故事。共二十篇,其中如《一把镰刀》、《夺印》、《血泪斑斑的罪证》、《金翠宝血泪史》、《母女会》、《幸福桥》等等,都配合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过比较广泛的影响。《丰收之后》和《一只鸡》还批判了本位主义或自私自利的思想,歌颂了心怀全国、放眼世界,坚决革命到底或舍己为公、一心为集体的英雄形象。

《〈故事会〉分类合编本》有五个分册,其他四个分册是《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故事集》、《新人新事故事集》、《解放军和民兵故事集》、《革命历史斗争故事集》,都同时出版。可以合购,也可以分购。

余竹君 佳木思 装帧

统一书号 10077·1219

定价(四) 四角二分

阶级斗争故事集

上海文化出版社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

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0册

开本730×1035毫米1/32

印张87/16

插页1

字数173,000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目 次

阶 級 斗 爭

- 一把镰刀 张新泉口述(1)
- 夺印 曼 华改編(10)
- 两双鞋子 范奕中 张忠华創作(41)
- 箭杆河边 沈鴻鑫改編(56)
- 第二次上任 吳关明創作(74)
- 卖牛 朝 阳改編(88)
- 柳强探洞 李世栋創作(105)
- 小林捉贼 黎金泉改編(118)
- 二十响的驳壳枪 錢志清 方逸翔改編(130)

回 忆 对 比

- 血泪斑斑的罪証 唐耿良口述(135)

- 金翠宝血泪史 孙炳华口述(152)
母女会 吕燕华口述(167)
一个包身工的故事 王庆庭口述(181)
幸福桥 徐林祥 周天华创作(196)
鞋的故事 胡 怀改编(208)
活愚公 胡 怀改编(212)
“忠心墙”的故事 区成亮改编(220)

两条道路的斗争

- 丰收之后 唐耿良改编(230)
一只鸡 蒋桂福创作(249)
郝嫂嫂捉鸡 胡林森改编(259)

一把鐮刀

上海市奉賢縣 張新泉 口述 曹聯基 整理

一九六二年九月，上海郊區李家宅生產隊新添了一位老年社員，姓朱，叫朱菊英。朱菊英是剛從東風紡織廠光榮退休回來的老工人。她兒子李根生是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所以大家都叫她一聲“光榮媽媽”。光榮媽媽年紀五十開外，中等身材，頭髮雪白，面孔通紅，真可以說是“白髮童顏”，精神抖擻。她的老伴李火根，是隊里的老社員，從小種田出身，心地很善良，就是眼光短，只顧自己，還相信“和氣生財”，頂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十足是一個“老好人”。我為什麼要講這兩個人呢？請聽故事《一把鐮刀》。

光榮媽媽朱菊英退休回來以後，仍舊參加勞動生產，象在廠里一樣，事事為集體，處處跑在前，真是越老越紅，可是也有人看不入眼。誰？她的堂房叔公，富農分子李財發。李財發今年五十八歲，一腦子的壞主意，只想把公社搞垮，走他個人發財致富的道路。但是社員眼睛雪亮，李財發表面上只好夾着尾巴裝得象只綿羊，幹部說什麼他就干什么，真是見人三分笑，肚里一把刀，活象他的生肖，一條“洞里赤鏈蛇”。

解放十幾年來，李財發早就打好主意，裝老實些，拉

好干部和邻舍的关系，把眼前度过去，等将来变了天，就从洞里钻出来算老眼。这两年总算不差，功夫沒有白费，周围乡邻还叫他一声财发叔，生产上的問題也問問他。誰知菊英一回来，偏不叫他叔公，不叫也罢了，还要教大家站稳立场，分清敌我，不要拉亲攀眷；又說生产措施非常重要，富农的意见要好好分析。弄得他原来的一张削骨脸更加削下去了，一共也刮不出四两肉，心里总想找机会整整朱菊英，拔掉这根眼中的釘、脚上的刺。

今天是九月十五日，队里买了一条耕牛。李财发在队长面前橫要求堅保証，让他养这条牛。为什么？“牛是农家宝，出力只吃草”，田里活儿离不开它。李财发一养牛，磨起洋工来一磨就是大半天，生产搞不好，这才合他的意。他舌头圓，嘴巴甜，队长給他弄得暈头轉向，正想答应，偏偏碰到菊英老媽媽来了，一口要队长坚持階級路綫。队长这才想到：对！應該貫徹階級路綫，又拒絕了李财发。李财发心里恨啊，我煞費苦心，事情快成啦，你这老婆子不識相，三言两語，就給你揭穿，我的满怀希望，就好比竹籃子打水——一场空。俗話說：“捉魚要捉眼”，有你这老太婆在，实在碍手碍脚，非赶快拔掉你不行！但是“光荣媽媽”这块牌子硬，威信高，要拔掉你很不容易。那么，怎么办呢？一定要先动脑筋敲掉你这块“光荣媽媽”的金字招牌，教你抬不起头，开不得口。动什么脑筋呢？李财发一面走一面拿两只老鼠眼睛“骨碌骨碌”一轉，看见菊英的老伴李火根在自留地里鋤地，好，有了，这块自留地位置好，离村子远，离大田近，就从这里下手。

李财发主意打定，知道菊英老媽媽还在队部办公室沒有回来，就“蹬蹬蹬”跑到朱菊英家门口，看看四周沒有

人，随手“得儿”把门推开，一脚踏了进去。拿贼眼朝墙左角一瞄，有三把镰刀，都磨得闪光发亮。他随手“嗒”地抽出一把，朝腰里一塞，用蓝布短衫一罩，就鬼鬼祟祟地溜了出来。富农边走边想：

偷出镰刀布下障，
看我晴天起乌云；
白天装出三分笑，
黑夜借刀使威风；
只要扳倒朱菊英，
表面依旧充好人。

这一夜，明月东升，万里无云。李家宅生产队的社员吃好夜饭，各自睡觉，全村一片寂静。到下半夜，忽然间漫天乌云，“呼——”狂风四起，“轰隆隆，嘩啦啦”一阵雷响，接着是倾盆大雨。朱菊英老妈妈惊醒过来，一想不好了，连忙起来，“嗒”开亮电灯，拿了电筒、雨伞，开门往外走。“是谁啊？”她的老伴火根也醒了，听见开门的声音，赶紧问。“是我呀！”“根生娘，深更半夜起来干吗？”“外面在下大雨，我去看看仓库里漏不漏。”“唉，根生娘，你管什么闲事！仓库有民兵守夜，用不到你操心。况且，漏湿点有什么关系，晒一晒就会干；你年纪大了，要是淋湿了生起病来，打针吃药反倒麻烦。”菊英老妈妈知道“老好人”不关心集体，现在要解释也来不及，还是自管自关了电灯，带上门就走。

菊英老妈妈干吗要去看仓库？因为仓库里放的是扬尽晒干的早稻谷，全是上缴给国家的公粮，万万不能漏

湿。不错，仓库里是有民兵在值夜，不过她还是要去看看才放心。她刚加快了脚步往前走，突然一阵倒刮风，吹得老媽媽往前直冲，一不当心，“叭噠”一跤跌到水沟里，雨伞“得儿”滚到对岸，只剩电筒还捏在手里。菊英老媽媽爬起来，满身水淋淋湿答答，想回去换了衣服再来；再一想，解放以前自己穿的是：

有布地方千层补，
没布地方肉全露；
上身半件单布衫，
下身一条破烂裤。

那时候管什么日里、夜里，晴天、雨天，照样还是要去讨饭；现在仓库多么重要，身上湿点怕什么呢！走！刚走出十多步远，劈天一个响雷，又是电光一闪，照得四野通明。啊！稻田里有一个人，贼头狗脑在干什么？民兵？不会一个人出来；查田的？不会站在田当中，又何必这样贼头狗脑呢？不对，一定有贼！回去喊民兵吧，只怕他逃掉；还是先去看看，捉住他。

那么，田里是谁？李财发。今天半夜里下雨，他反而高兴，而且雨越大他越高兴。他手提镰刀，腰缠布袋，头顶雨布，身穿蓑衣，来到田里，东割割，西割割，专门割稻穗，但就是靠近菊英老媽媽自留地边上的不割。割好了一袋，他就跑到菊英老媽媽的自留地里去撒上一些，做好脚印，然后把镰刀丢在田里，装成朱菊英一家偷了稻慌忙溜走的样子。这是富农用的嫁祸栽赃之计，借此砍掉菊英老媽媽的金字招牌。他做好脚印，贼心又一动，他想：乘

此机会多喝点甜水不好嗎？反正做好圈套給朱菊英去钻，稻是她偷的，我回大田多割点稻穗拿回去，岂不是一举两得？这个主意倒真好，就重新把镰刀拾了起来，回到大田里来。不料他一脚踏进稻田，雷一响，閃光一閃，突然看见一个黑影。等一会儿，黑影在走过来了。不好！是不是民兵来了？跑吧，来不及了。怎么办呢？赶快朝稻棵里一钻，趴在地上，躲一躲。菊英老媽媽刚走了几步，咦！田里的人又不见了。走进田里，一照电筒，仔細一看，不对，稻穗被割掉了不少，一定有贼。贼躲到哪里去了呢？电筒照又照不见，找又找不着。贼一定藏在稻棵里了，不如将計就計，把电筒亮一亮，装着回头走。李财发探出头来一看，哈哈，人倒走了，赶快拿镰刀往地上一插，站起身想跑。“滚出来！”是朱菊英老媽媽的声音。李财发想，这真叫冤家路窄了，怎么办？索性强装鎮靜，来个先下手为强，喊道：“誰？想偷东西嗎？”菊英想这个贼倒厉害，我还没有問，他倒先咬起我来了。不过，贼是誰？声音还听不出来。要看看清楚再說，就“唰”的一道电筒光对准李财发脸上射过去：“啊，是你！”

菊英老媽媽看见李财发这副贼相，早已猜出他不怀好意，就說：“我是出来看看队里的稻穗的。你来干嗎？”“真是光荣媽媽。我也是来查稻田的。”“誰派的？”李财发知道菊英厉害，我要說是干部派的，老太婆不会相信，就說：“火根娘子，是我自己来的。呵……队里的粮食是众人的嘛！大家要关心。”“你說是在查稻田，那么稻穗哪个偷的？”“这个……”“我劝你說老实话，你在田里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是你在破坏生产。你布袋里放的是什么？拿出来！”李财发听到“破坏生产”四个字，心

里“卜”一跳，外加布袋也給她看見了，拿出來就有了物証，賴是賴不掉了。“破壞生產”還了得！罪名不小。好吧！我伸頭是一刀，縮頭還是一刀，你要我丑時死，我也不讓你子時活。反正鐮刀是你家的，這叫借你的刀殺你的人，就是神仙也斷不出誰是凶手。這個富農的賊心好狠呀！他假裝討饒說：“火根娘子，是我糊塗，我一時糊塗。你，你……”一面說一面往田里退，想去拿鐮刀劈菊英。菊英老媽媽當他要逃，馬上趕上一步，伸手去拉。正在這個時候，“根生娘，根生娘！”聲音由遠而近。誰在喊？李火根。

李火根怎麼會來？方才他在家里見菊英不聽他的勸，自管自出去查倉庫了，風大雨大，怕她一個人照應不到，就連忙起來穿好衣服，沿路尋了過來。李財發聽到聲音，起初是一驚，然後又是一喜。喜什麼？火根是有名的“老好人”，向來重情面，怕多事，現在手頭寬裕了一點，也就更加怕事了，恰好可以來做個“和事佬”，幫幫自己的忙。所以不等火根走近，他那個矮短身材立刻又短了一尺，裝出一副哭喪相，彎腰曲背，迎上去招呼：“火根，你來救救我吧！我一時糊塗，貪小便宜，割了一點點稻穗喂雞，恰巧被你娘子看見。唉！事情鬧到隊里去，叫我往後怎麼做人？好心自有好報，你行行好事，救我一命吧。”火根見到他這副可怜相，心就軟了，外加几聲“行行好事”“好心自有好報”，心更加軟得象棉花：“根生娘，叔公偷稻是不應該，不過你也不要太認真，他已認了錯就放他走吧！冤家宜解不宜結，叔公是老長輩，算了吧！財發叔你也回去吧！”菊英老媽媽一听，這真是糊塗人說糊塗話，是非不辨，敵我不分。看見富農要走，趕快喊：“不准走！”李財發只好站定。菊英老媽媽對火根說：“說話要說清，黑白要

分明，集体的东西大家要管，不好眼开眼闭，就是亲爷娘也不好随随便便。”“根生娘，事情不要做绝，你专门管闲事，前几天邻居阿毛娘拿队里一点黄豆，你要人家吐出来；金根娘棉花摘得不干净，你要批评；财发叔要求养牛，你又坚持不肯；现在，为了一点点小事情，又同财发叔过不去，做人哪里好这样铁板一块，冷冰冰？跟我回去！”“火根，你要公私分分清，眼睛擦擦亮。这哪里是小事情，是富农分子在搞破坏！”李财发听到“富农分子”四个字，心象针在刺的一样，马上跑到稻田里，拔出镰刀，眼泪汪汪说：“火根，既然你娘子要我好看，我也只好死！”说完，举起镰刀，对着喉口装着就要割下去。火根在旁边急坏了，连忙拉住了李财发的手不放。菊英老妈妈知道富农是装模作样吓唬人的，真叫他死，他就不肯死了。所以对富农说：“李财发，你还是老实一点！”又对火根说：“火根，你放开手，要死要活随他的便。”说完把火根一拉。李财发正装得煞有介事，不防火根手一松，镰刀真的朝喉口割下来，吓得连忙头一偏，手一松，“哧”，他的鹰爪鼻已经给镰刀削下一层皮。噢唷！手一松，镰刀落到了地上。菊英眼快手快，上去“噔”一脚，把镰刀踏住，电筒一照，啊！是自己的镰刀！怎么弄到富农手里去了呢？赶紧问：“火根，你看这把镰刀是谁的？你再看看，稻田里的稻穗给他割去了多少！”火根一看，镰刀的确是自己的，稻穗割去了不少，喂鸡要这许多干吗？割稻干吗偏要用我的镰刀？菊英老妈妈又用电筒照照李财发的布袋，怎么稻穗只有一点点，哪里去了？再四周照照，啊！竟然撒在我的自留地里：“这个恶贼毒辣啊！火根，事情很明白，他用我们的镰刀割稻穗，割了又丢在我们自留地里。他这不是想栽赃

誣陷我們嗎？李財發，你說是不是？”

李財發剛才裝死不成功，反而割破了自己的鼻子，正在想再用一個什麼計策。但是，計策還沒想出來，陰謀倒全被菊英老媽媽拆穿了，那還了得？好，我死就死，只是還要拉一個來墊墊背！男的力氣大，我先砍掉男的，再對付女的。砍死兩個賺一個，砍死一個不蝕本。李財發趕緊躡上一步，搶過鐮刀對準火根腦門劈過去。菊英老媽媽看見來勢不妙，急忙把火根一拉，“啪”鐮刀劈了個空，李財發人也“叭噠”一跤，來了個狗吃屎，撲倒在地上，鐮刀也脫手摔到田里去了。這個時候，火根才明白過來，富農的心腸實在毒，手段實在辣。李財發呀李財發，我倒倒是好意，你却起黑心。真是怒從心頭起，恨向膽邊生，一步飛過去把富農揪住。李財發力氣大，火根一下還揪不住，李財發一面掙扎，一面想爬過去搶那把鐮刀。菊英老媽媽本來也要過來幫火根把富農揪住，這個時候，她也跨過去搶鐮刀，但是慢了一步，鐮刀柄已經給富農捏住。富農正要拿起鐮刀向菊英老媽媽身上劈過去，忽然一聲“喔唷！”鐮刀又落了下來。為什麼？富農腰眼里給一個硬梆梆的家伙一抵，痛得不得了。接着聽見一聲喊：“不准動！”富農回過頭來一看，完蛋！吓得索索抖，渾身發冷，手脚軟得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原來是民兵的槍抵住了他。

這時候，雨早已停了，而且是雨過天晴，滿天的星斗。菊英老媽媽、火根和民兵三個人，就押了這個不法富農分子李財發，回到生產隊辦公室去。這正是：

光榮媽媽朱菊英，
是非分明立場穩；

一顆紅心為集體，
雨夜斗敵傳美名。

附 記

這是在上海群眾藝術館故事會演中，農村故事員根據錢乃堯同名原作上海文書口述的，是一個反映農村階級鬥爭的小故事。通過這個故事，我們可以向朱菊英老媽媽學習。她的階級立場為什麼會如此鮮明？她是怎麼對待同志、親人的，又是怎樣對待不法富農的？千言萬語歸一句：一顆紅心向着黨。

故事只要二十多分鐘就能講完，情節也很簡單，主要人物只有三個：朱菊英老媽媽，她的丈夫李火根，不法富農分子李財發。故事中的事物沒有一個個的“開相”，但是，通過故事情節的發展，人物的形象也都表現出來了。比如朱菊英老媽媽，只在故事開頭簡單地描述了外貌，她的真正的內在品質卻全部貫串在整個故事里。人稱“老好人”的李火根究竟怎麼個“好”法？直到最後一節才點明他是一個思想麻痹、敵我不分的濫好人。李財發真的改造好了嗎？不，階級敵人總是千方百計地企圖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的。故事也沒有給這個反面人物“開相”，最初只交代了他的年齡和身份，但是隨着情節的發展，他的反動面貌也被揭露出來了，是一條夾着尾巴過日子的“洞里赤鏈蛇”。故事員在講述前，先要對這些人物有深刻的理解，使人物在自己的頭腦里活起來，這樣才會給予聽眾以同樣的感受——愛誰，同情誰，憎恨誰。

原作側重在最後的衝突場面，有些情節採用了倒敘的手法，我們在這方面作了較大的改動；最後的一場搏鬥也壓縮了，免得開打場面過多而沖淡了主題。（曹聯基）

夺 印

曼 华 改編

一、进 庄

苏北里下河地区有一个生产大队，它的印把子落到地主阶级手里去了。别的大队都超产，独有它减产；别的大队的社员生活有提高，生产劲头十足，独有这个大队的社员生活有困难，生产情绪低落。

这个大队叫小陈庄生产大队，姓陈的特别多。大队长是共产党员陈广清。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说印把子落到了地主阶级手里呢？原来抓实权的并不是陈广清，倒是大队委员陈景宜。

陈景宜，原先做过恶霸地主的狗腿子，年纪五十开外，两条倒挂眉毛，一双老鼠眼睛，带着一身狗腥气。“想我过去多自由，做了财主好帮手；凡事手上过，粗糠也能榨出油。后来头顶换日头，合作化，公社化，我的日子不好过！幸亏见风来转舵，假装积极，事事跑前头；队里实权一把抓，骗得大红伞一顶遮日头。有心搞垮共产党，无风掀起大浪头。”这就是陈景宜心里常念的经，他真是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坏蛋。

为什么说陈景宜是“队里实权一把抓”呢？喏，管钱、

管賬的會計是陳景宜的狗腿子陳廣西；糧庫的管理員是陳景宜的老婆爛菜花。三個人同流合污，把大隊的領導權抓在手里，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什麼壞事都干。別的不說，光隊里的存糧，就幾乎被他們偷了個精光，只剩下了三千多斤稻種。可是陳景宜偷糧，面子上做得挺光滑，總說是照顧社員困難，把存糧分給社員。分一次，他就趁機撈一把，因此社員到手的少，被他偷去的多，只要在賬上兜個圈子，就算全部分到社員頭上去了。俗話說得好：“肥了虱子瘦了牛”，生產隊有了這些壞蛋掌權，社員的日子怎麼過得好，生產哪里來勁呢？

“大紅傘”是什麼呢？就是大隊長陳廣清。陳廣清平日政治學習很差，思想模糊，所以立場也站不穩，被陳景宜三句好話一捧，又是酒呀、肉呀的朝他嘴里一塞，他就變得醉醺醺，昏沉沉，只當陳景宜這個老賊是好人。再加廣清的女人春梅貪吃懶做，又是老賊的什麼干親家的干女兒，老賊就借這一點兒關係，送糧食、送衣料給春梅，還給了她一個“隊長奶奶”的封號，把春梅弄得輕飄飄的，在群眾面前大擺“隊長奶奶”的架子，空著兩隻手不肯出工，在廣清耳朵旁邊光說大叔怎樣怎樣好。所以廣清做了黨的幹部卻只听陳景宜的話，逢事歡喜跟老賊商量，還推他當了大隊委員，心甘情願當老賊的俘虜。老賊也就捧住陳廣清不放，正好撐起這頂大紅傘遮住太陽，大干壞事。

陳景宜既然大權在握，又有陳廣清這頂大紅傘撐著，平時真是穩如泰山，小陳莊的事只有他點了頭才算。不過，到了一九六〇年春天，他却犯起心事了。原來他听陳廣清說，公社要派先進大隊——紅旗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何文進到小陳莊當支部書記，再隔兩天就要來了。